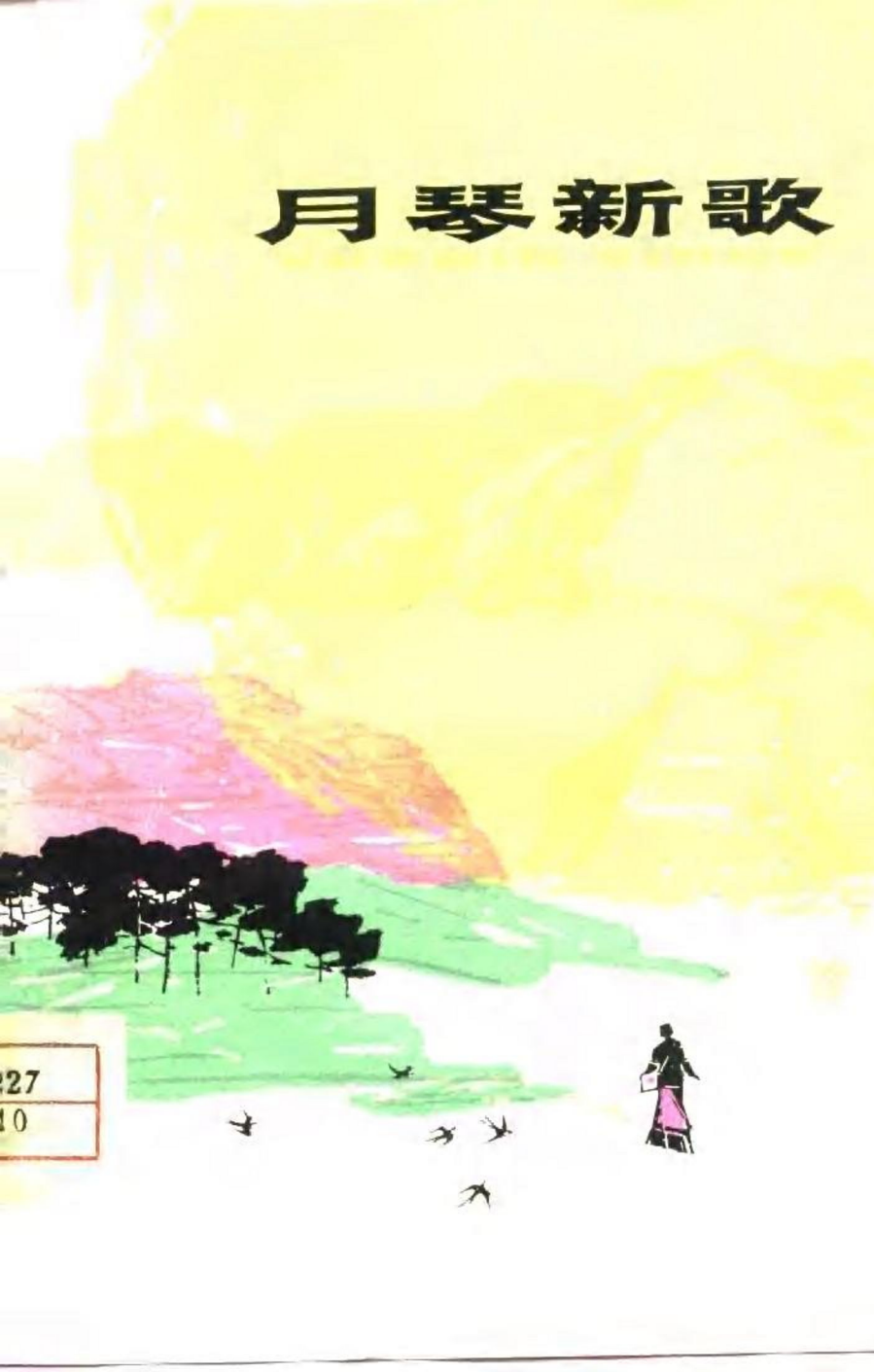


月琴新歌



227

10

插图：雷九泰

月 琴 新 歌

(叙事诗)

付德明 邓洪平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插页 2 字数 56 千

1978年4月第一版 197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M10140·4 定价：0.22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首叙事长诗。它通过主人公聋哑娃子依洛重新歌唱的动人描写，控诉了凉山奴隶制度的黑暗、残暴；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的辉煌胜利。叙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激烈的大搏斗。

长诗着重塑造了主人公依洛、彝族干部曲木、医生黄莺、赤脚医生阿火和奴隶阿支等人物形象。

长诗的故事生动，情节曲折，有一定的民族特色。

目 录

序 歌	1
第一章 苦 难	3
第二章 找红军	7
第三章 阿达之死	12
第四章 送 “鬼”	18
第五章 月琴断了弦	23
第六章 凉山的春天	29
第七章 云雀初飞	37
第八章 “不治之症”	44
第九章 烈火熊熊	54
第十章 新 芽	60
第十一章 急风骤雨	68
第十二章 阶级情深	77
第十三章 月琴新歌	85
誓跟华主席向前进	91

序 歌

天上一盘月，
地下一把琴。
月儿伴我走，
琴声响琤琤。

大凉山，八百里，
奴隶社会黑沉沉。
悲歌响在琴盘上，
声声血泪诉苦情！

断头岩下伤心树，
血泪沟里万人坑。
多少奴隶受苦难，
心怀多少仇和恨！

大凉山，连北京，
毛主席派来解放军。

百万奴隶齐奋起，
砸碎锁链做主人。

彻底埋葬奴隶制，
“民改”风暴驱乌云。
凉山从此有春天，
月琴弹起了“东方红，太阳升。”

文化革命谱新篇，
雨涤青山色更新。
聋哑依洛唱新歌，
铁树开花最动人！

依洛为啥成聋哑？
依洛怎样得新生？
琴弦一拨叮咚响，
长歌一曲细细听。



第一章 苦 难

莽莽凉山苦无涯，
奴隶制好比铁刺巴。
失去自由的奴隶哟，
祖祖辈辈受欺压。

湖边苦莽遭雨打，
苦难依洛降生下！
阿达①砍竹搭茅棚，
阿姆②扯来蓑草编织查尔瓦。③

①阿达：彝语，爸爸。 ②阿姆：彝语，妈妈。 ③查尔瓦：彝族人民用羊毛织成的披衫。

云雀天上叫喳喳，
依洛吸吮山泉学说话。
九岁的依洛会唱歌，
歌声响遍山洼洼。

听歌声，阿妈①捻毛停线坠，
愁苦脸上绽开花。
听歌声，阿普②牧羊回头望，
频频点头把她夸。

歌声惊动奴隶主，
茅棚闯进阿宗约哈：
“阿依③依洛去送鬼④，
我的小儿犯鬼啦！”

阿达一听紧握拳，
愤怒的双眼喷火花，
桩桩往事心头涌，
好似惊雷耳边炸——

①阿妈：彝语，奶奶。 ②阿普：彝语，爷爷。 ③阿依：彝语，小孩。

④送鬼：解放前彝族地区的一种迷信活动。因它是将活着的奴隶摔岩或活埋，以代替生病的奴隶主或其家中的人去死，所以，它实际上是奴隶主镇压奴隶的一种酷刑。

老大被逼打冤家①丧了命，
老二死在皮鞭下。
三女前年被饿死，
四女被卖远离家！

“送鬼”本是酷刑法，
镇压奴隶的铁锁枷。
主人家有人得了病，
为啥要把依洛抓？

阿达越想越愤怒，
抓起柴棒要把仇人打。
阿姆心明急生智，
赶忙上前把话答：

“色坡②莫急听我说，
我们都是安家娃③，
依洛放羊山坡上，
明早送她到你家。”

①打冤家：奴隶主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为了掠夺娃子和财产，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发生的武装械斗。 ②色坡：彝语，奴隶对男主子的称呼。

③安家娃：即安家娃子。奴隶主为了得到小奴隶，扩大财产，将男女家奴强行配婚后，由奴隶主家分居出来，住在奴隶主的宅旁。他们无人身自由，为奴隶主占有，属于奴隶阶级。

豺狼脸上露奸笑，
血口一张“哈哈！”
蛇鞭一卷喊声“走！”
门外管家忙牵马。

阿达呼呼喘粗气，
满腔怒火难抑下。
阿姆紧拉阿达手，
语重心长说了话：

“狗豹子^①本性要吃羊，
我们逃走避开它！
总有一天太阳出，
凉山苦竹要发芽！”

①狗豹子：彝族地区对狼的别称，这里意指奴隶主。下文中的母豹子是对女奴隶主的蔑称。



第二章 找红军

日西坠，夜沉沉，
狗不叫，鸡不鸣。
阿达阿姆背破烂，
手牵依洛逃出门。

逃出门，哪里行？
天上北斗指路程：
听说红军回来了，
已在山外扎大营。

阿姆盼红军，
两眼泪潸潸；

阿达想红军，
身添翅膀脚生云。

小依洛想念红军哟，
唱支山歌表深情。
想唱山歌不敢唱呀，
色坡后面追得紧。

涉过九十九道河，
越过九十九座岭。
口渴喝泉水，
肚饥嚼草根。

跨过九十九条沟，
穿过九十九座林。
白天藏岩洞，
黑夜赶路程。

岩鹰呀，
快带依洛向前奔。
风儿呀，
快给红军捎个信：



色坡“送鬼”要抓人，
快救奴隶出火坑！
依洛一家望远方，
奴隶的心哟向光明！

山脚枪声响，
山腰火把明。
一片呵吹声，
四围风声紧。

鹁鹁冲不破拦天网，
山鸡飞不出老山林。
阿宗家支^①就象拦天网，
处处是陷井。

凄厉枪声响，
火把遍山岭。
喊声如狼嚎，
洞前现魔影。

魔鬼发冷笑，

^①家支：奴隶主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集团，起政权作用。一家奴隶主的娃子逃跑，同家支的其他奴隶主要共同捉拿、镇压。

蛇鞭嘶嘶鸣：

“娃子敢逃跑，
定要抽脚筋！”

苦难奴隶要反抗，
夺过鞭子揍敌人！
心想红军斗志昂哟，
漆黑的凉山要天明……



第三章 阿达之死

北风呼呼叫，
黑云缠山腰。
色坡是毒蛇，
要把依洛咬。

依洛被捆绑，
阿达戴铁镣。
色坡扭断公鸡头，
张牙舞爪狞狞笑：

“依洛敢不去送鬼，
就象这公鸡把头绞！”

随着狞笑鞭声起，
鞭鞭抽起血包包。

一道鞭痕一记仇，
阿达心里怒火烧：
“要逼依洛去送‘鬼’，
除非雪山融化掉！”

参天云杉不动摇，
奴隶胸中涌怒涛：
“不去！不去！就不去！”
父女同声比天高。

阿宗脸红脖子粗，
声嘶力竭嗷嗷叫：
“快用荆条抽，
快用松明烧！”

三十三道坡的荆条抽断了，
九十九座山的松明被烧掉。
阿达屹立如岩石，
任你暴雨从天浇！